

北宋生活顧問

4 完

游素蘭 繪
阿咪 著

小倆口把京城踏了個遍，尋破地蓋酒樓只恨口袋沒錢，
搔頭摸耳之際幸得天賜良緣，小小腳店頓時搖身變了變，
小富婆林三娘忍不住大呼：「有錢橫中間，無錢站兩邊！」

淺小說 43

北宋生活顧問 4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北宋生活顧問 / 阿昧 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:
麥田, 城邦文化出版: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,
2012.03

面: 公分. -- (淺小說: 43)
ISBN 978-986-173-746-1 (第4冊: 平裝)

857.7

100028249

著作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Printed in Taiwan.

城邦讀書花園

www.cite.com.tw

作者
繪圖
責任編輯
副總編輯
總發行
總發行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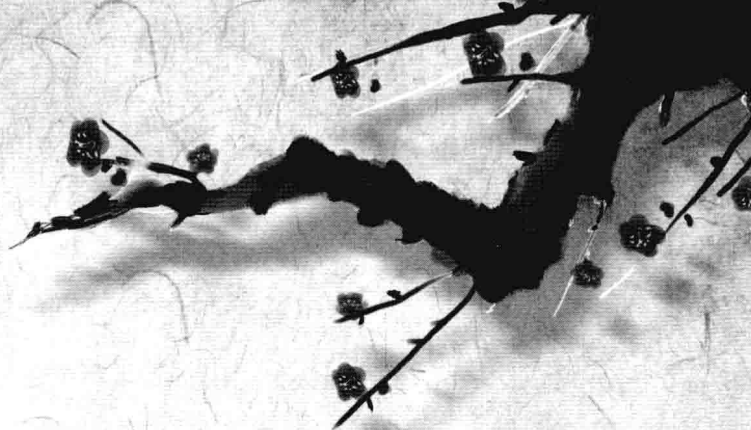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

麥田部落格
香港發行所

馬新發行所

美術設計
印刷
初版一刷
定價
ISBN

阿昧
游素蘭
施雅棠
林秀梅
劉麗真
陳逸瑛
涂玉雲
麥田出版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
電話: (886) 2-25007696 傳真: (886) 2-25001966
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
客服服務專線: (886) 2-25007718; 25007719
24小時傳真專線: (886) 2-25001990; 25001991
服務時間: 週一至週五上午09:00~12:00; 下午13:00~17:00
劃撥帳號: 19863813; 戶名: 書虫股份有限公司
讀者服務信箱: service@readingclub.com.tw
http://blog.pixnet.net/ryefield
城邦(香港)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
電話: 852-25086231 傳真: 852-25789337
E-mail: hkcitye@biznetvigator.com
城邦(馬新)出版集團【Cite(M) Sdn. Bhd.(458372U)】
11, Jalan 30D/146, Desa Tasik, Sungai Besi, 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電話: (60) 3-90563833 傳真: (60) 3-90562833
沈譜創意設計股份有限公司
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2012年 03月08日
250元
978-986-173-746-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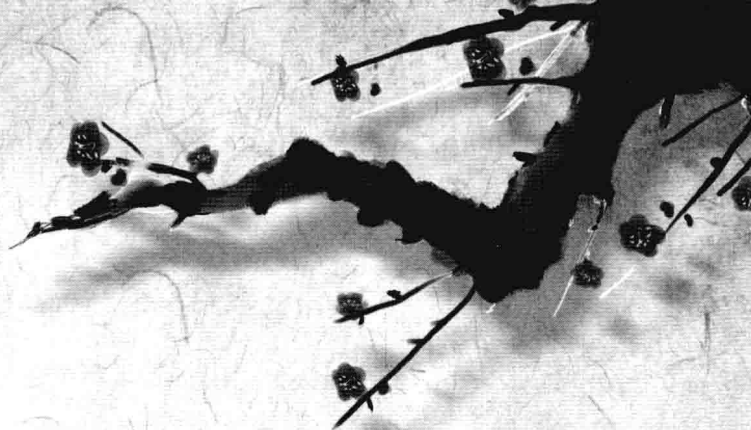
目次

壹之章	楊氏發威	05
貳之章	兵來將擋	43
參之章	孕事疑雲	83
肆之章	夫君吃醋	125
伍之章	青苗出嫁	165
陸之章	喜獲麟兒	205
柒之章	便宜買賣	241
終之章	夫妻交心	275
番外篇	蘇州幸福生活	323

北宋 生活顧問 ④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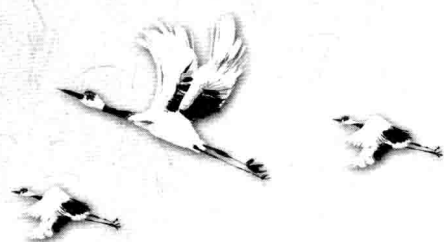
游素蘭 繪
阿昧 著



目次

壹之章	楊氏發威
貳之章	兵來將擋
參之章	孕事疑雲
肆之章	夫君吃醋
伍之章	青苗出嫁
陸之章	喜獲麟兒
柒之章	便宜買賣
終之章	夫妻交心
番外篇	蘇州幸福生活

323 275 241 205 165 125 83 43 05





壹之章

楊氏發威

林依迎出去，楊氏已到了屋裡，正好奇地打量店內陳設和幾名酒客。她很驚訝楊氏怎麼突然回來了，但並沒露在臉上，免得讓楊氏誤會她是不歡迎自己回來。

林依笑吟吟行過禮，道：「娘回來怎麼不事先知會一聲，我好去接妳。」

楊氏指了指自己身後的一行人，笑道：「有這麼些人跟著，不消妳去接。」

林依朝後一看，跟來的下人還真不少，門外四名家丁守在兩口大箱子旁，門口兩個小丫頭隨楊嬌站著，緊跟在楊氏身後的，一個林依認識，是流霞，另一個卻眼生，但她身上的服色與流霞相差不大，想必不是楊氏的貼身大丫頭，就是張棟到衢州後新抬舉的通房丫頭。

楊氏見林依打量她們，向後喚道：「都過來與二少夫人見禮。」

一聲令下，請安聲一片，連門外的四名家丁都跪下了。林依來到大宋，過的都是苦日子，不曾見過這場面，片刻驚訝過後，倒也沒怯場，淡淡道了聲「起來吧」，就命楊嬌拿錢來打賞。

此時不是飯點，店內酒客不多，但也都個個伸長了脖子朝這邊張望，林依不願影響生意，便請楊氏到裡間坐。

楊氏朝外招了招手，命家丁把箱子抬進來，林依連忙攔道：「娘，我這開的是娘子店，男人不能進來。」

楊氏朝店內一看，果然從酒客到酒保都是女人，笑道：「我在衢州就聽說東京如今興娘子店，果然如此。」說著叫家丁遠遠地避開，莫站在門口嚇著了客人，又叫小丫頭出去抬箱子。

林依見那些下人訓練有素，想來不管是買是雇價格都不便宜，看來張棟在衢州真是發財了。

門外的大箱子頗為沉重，兩名小丫頭根本抬不動，楊嬌見狀要上去幫忙，楊氏卻道：「流霞、流雲，還愣著作甚，趕緊去搭把手。」

流霞乾脆地應了一聲，率先出門去了，那被喚作流雲的卻露出委屈神色，頓了頓才跟著出去。

楊氏隨林依進到裡間，趁著下人們還在外抬箱子，急問林依：「外面的店是你開的？」

林依點頭道：「正是。生計艱難，只好開店糊口，我們還蓋了間新酒樓，手頭更緊，這才厚顏向爹娘借錢。」

楊氏道：「自個兒爹娘什麼借不借的，有我們在，本就不該你們來操心生計。我已帶錢回來了，這店還是趕緊關了的好。」

林依以為楊氏是擔心他們虧錢，忙道：「娘放心，我們這店紅火著呢。」

楊氏急道：「這與虧不虧錢沒關係，咱們一家子都是做官的，怎能自降身分去行商，沒得讓人笑話。」

李舒也是出身官宦世家，都樂意讓方氏開店，不以為恥，為何楊氏這般在意？她哪裡曉得，楊氏因為娘家由官轉商，已是自卑了好多年，哪會願意自家兒媳也走上從商之路。

楊氏見林依不作聲，繼續苦勸：「妳瞧瞧妳周圍的那些官宦夫人，可有從商的？」

這話林依還真反駁不了，就像趙翰林家寧願賣祖屋，也不肯起做生意的心，就是與楊氏一樣的心理，覺得從商降了身分。其實大宋並不怎麼抑制商業，做生意很容易賺錢，再說又不是入商籍，有什麼要緊。

林依從大道理上沒法說服楊氏，只好隱晦地告訴她，張家腳店並不是她一人的店，其中有一位大人物參股。楊氏做官宦夫人多年，一聽就明白了其中的彎彎道道，想必這位大人物與張仲微的仕途有利。她是很理智的人，當即就打消了繼續勸服林依的主意，但要求林依明確告訴她那位大人物是誰。

林依很猶豫，不是她不願意，也不是信不過楊氏，而是怕參政夫人不高興。

楊氏道：「妳到底涉世不深，我得給妳把把關，看看這位夫人值不值得相交。」

楊氏的話有幾分道理，林依道：「娘，我與人有言在先，不經她的允許，不好開口，待我問過她的

意思再告訴妳，如何？」

楊氏點頭道：「做人要守信，妳是對的，只別忘了就成。」

兩人講了這一大篇的話還不見箱子進來，楊氏有些生氣，喚了兩聲。流霞跑進來道：「我們抬不動那箱子，正在慢慢挪。」說完睜著亮晶晶地眼望楊氏，大概是希望她能開口，讓楊嬪去幫忙。

林依看出了她的心思，正要開口，楊氏卻道：「那就慢慢挪吧，我不著急。」

流霞抹著汗跑出去，半句怨言也不敢有，看來去了衢州後沒少受調教。

楊氏向林依道：「我聽說妳在東京麻煩不斷，上個月就動身朝東京來了，在路上時收到了衢州轉來的信，正好我帶的錢足夠，不然還得折回去。」

原來楊氏不是專門送錢來的，她口中的麻煩事是指方氏？這真讓林依沒想到。

她還是沒能猜對，楊氏道：「妳放心，牛夫人雖是我繼母，但比不得妳與我親，要是她還欺負妳，只管告訴我。」

原來是指牛夫人，這都過去好久的事了，楊氏怎麼還提？林依先是詫異，不過略想了想就明白過來，大宋傳遞消息，除了口口相傳，就只能靠書信，這兩種方式都是極慢的，幾個月前發生的事，上個月才傳到衢州，倒也不稀奇。

林依福身謝楊氏道：「我們盡使娘操心，還讓妳親自跑一趟，真是過意不去。」

楊氏笑道：「幾個月沒見，妳與我生分了。我回東京來倒也不全是為了妳的麻煩事，乃是不願意待在衢州成天堵心，不如回來跟著兒子兒媳享清福。」

除了張棟納妾，還有什麼能讓楊氏堵心的，不過她能放心大膽地回來，想必已作了萬全的準備。林依想起還壓在箱底的藥方，猜想楊氏肯定還有一張「更好」的。

林依婆媳又講了會子話，流霞她們終於把兩只大箱子拖了進來，四人累得直喘氣。楊氏道了聲「辛

苦」，卻片刻也沒讓她們歇著，招呼流霞與流雲上前，重新與林依見禮，介紹道：「流霞伺候得好，我抬舉她做姨娘了。流雲是路上新買的，如今是個通房。」

雖然是妾室，但到底是張棟身邊的人，林依欲起身回禮，楊氏卻將她按下，道：「妳如今什麼身分，哪消與她們回禮，且安穩坐著，別折殺了她們。」

流霞附和稱是，流雲臉上有些許不滿，但也沒說什麼。林依看了，暗自好笑，就算她不是宦宦夫人，也犯不著給一個通房丫頭回禮，真不知她這不滿從何而來。

流雲的神色林依能瞧見，其他人自然也瞧見了，流霞當眾就講了出來，啐道：「別仗著有幾分大老爺的寵愛，尾巴就翹到了天上去，這東京可不必衢州，別不懂規矩，給大夫人臉上抹黑。」

流雲眼一豎，就要回嘴，楊氏斥道：「要吵回房吵去，別在這裡丟人現眼。」

林依瞧了這一齣，明白了，楊氏帶流雲回來，既能移走張棟身邊的惹事精，又能給流霞找點兒事做，真是一舉兩得。

楊氏方才叫兩個妾室回房再吵，可林依根本沒空的房間來分，便與楊氏商量道：「娘，我們的新酒樓已然竣工，轉眼就能住人，現在另租房實在划不來，不如我同仲微在店裡擠一擠，妳住裡間，其他幾位都到後面去委屈幾天，如何？」

楊氏笑道：「我帶來的有四人，還有幾名家丁，不再租幾間屋哪裡住得下。妳放心，錢娘這裡有。」說著命流霞開箱取錢，交與林依，道：「妳先安排酒樓裝修的事，別耽誤了。」

林依謝過，命人去請張仲微回來。張仲微聽說楊氏回東京，不知出了什麼事，一路狂奔歸家，見她正與林依談笑風生，這才鬆了口氣，上前見禮。

楊氏見張仲微氣喘吁吁，忙拉他坐下歇息，林依卻笑道：「沒空讓你歇著，好幾樁事要你去辦呢。」她將楊氏拿來的錢遞過去，道：「你帶著這錢，先去給娘，還有姨娘、下人們租間房子，再去交

待肖大，酒樓裝修的事趕緊開工。」

林依講的件件都是大事，張仲微不敢再歇，忙起身去了。林依惦記著會員卡的事還未辦，便與楊氏講解了一番。楊氏並不太懂生意場上的事，只道：「妳先把合作人是誰告訴我，咱們再決定這酒樓還開不開。若是開得，那什麼會員卡的錢我出了；若是合夥人靠不住，等酒樓裝修好就趕緊賣掉。」

在楊氏眼裡，酒樓只是幌子，最終得為張家男人的仕途服務，這心理林依十分理解，她答應楊氏，明日一早就去尋合夥人。

楊氏指了指流霞幾人，道：「我這幾個丫頭都不能閒著，妳店裡若是缺人手，儘管叫她們來幫忙。」有個小丫頭十分機靈，忙上前一步，向林依道：「二少夫人，奴婢小扣子，人雖愚笨，手腳卻勤快，願意到店裡做個酒保，替二少夫人分憂。」

這話講得實在中聽，林依由衷佩服楊氏調教人的本事，笑道：「我們店小，酒保暫時不缺人，不如妳到後面和青苗換班賣蓋飯，也讓她有空歇一歇。」

小扣子應了一聲，問楊氏道：「大夫人，我這就去尋青苗姊姊？」

楊氏點了點頭，許她去了。另一個小丫頭不甘落後，也稱要去，林依笑道：「後面地方小，窗前兩人站著都擠，妳還是留下服侍大夫人吧。」

楊氏幾人都奇道：「什麼窗口？蓋飯又是什麼？」

林依覺得講也講不明白，乾脆帶著她們到後面去參觀了一番，又叫青苗盛出幾份蓋飯，端到裡間請楊氏幾人嘗了嘗。

雖是大鍋做出來的蓋飯，楊氏卻讚不絕口，拉著林依的手道：「只有妳做的飯好吃，我到了衢州，換過好幾個廚子，就是做不出這味兒來。」

別說衢州，就是都城東京，會用油來炒青菜的也找不出幾家來，相比之下，自然是林依做的菜可

口些。

流霞與流雲附和著楊氏，也讚嘆了幾句。林依向楊氏笑道：「娘既然愛吃，我天天做給妳吃。」

楊氏將流霞二人一指，道：「有她們在，哪輪得到妳動手，且跟著娘享享福。」

這話林依接不得，到底是公爹的妾，就算心裡再瞧不起，面兒上情得足，便將話題引開了去，稱張仲微的堂妹張八娘也在店中做活，叫她來與楊氏請安。

楊氏趁著張八娘還沒進來，問林依道：「我聽說張八娘是被休回來的，為此妳叔叔還攛掇著李簡夫同方睿家幹了一場？」

看來楊氏雖遠在衢州，卻事事都清楚，林依點頭道：「是有這事兒，不過咱們卻是因禍得福，只苦了八娘子。」

怎麼個因禍得福法，楊氏心裡明白，道：「我看張八娘也是因禍得福，那個方家，不是人待的。」

說話間張八娘敲門進來，與楊氏見禮。楊氏虛扶一把，命流霞將一盒茶餅遞過去，道：「這是我從衢州帶來的龍遊方山陽草坡出的茶，當地人都極愛吃的，妳拿去嘗嘗。」

張八娘謝過她，笑道：「東京人也盛讚龍遊茶好吃呢，只是一直無緣得見，今兒我託大伯母的福，也嘗上一嘗。」

林依玩笑道：「妳要嘗自己煮去，妳大伯母偏心，只送了妳，沒送我呢。」

楊氏大笑：「不偏心不偏心，我那箱子裡還有些，都是妳的。」

外面店裡還有客人需要招待，張八娘沒坐多久便起身出去了。楊氏望著她的背影，微微嘆息：「是個好孩子，可惜命不好。」又勸林依道：「我曉得妳與她情同姊妹，但她總待在咱們這裡也不好，還得讓她回娘家去，叫她娘與她尋一戶人家。」

林依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這些道理我都懂得，只是依她這性子，再嫁還是要吃虧，我實在不敢輕易開

口，怕誤了她終身。」

楊氏卻道：「天下這樣大，總有比她還老實的人家，也別把她嫁遠了，就在東京城尋戶人家，時時探望，錯不了哪裡去。」

林依起身一福，笑道：「那我先替八娘子謝過娘了。」

楊氏笑道：「這是我去與二夫人打交道呢？妳也學壞了。」

林依懇切求道：「娘，我曉得孀娘難纏，只是我舊年在鄉下時全靠八娘照應，如今她落難，我不能不管她，妳就當是幫媳婦了，這份大恩大德我永遠記得。」

楊氏嘆道：「也是，若由著妳孀娘來，不知又要將八娘嫁到哪裡去，沒得害了那孩子，我就當是積善行德了。不過這事兒是不能向妳孀娘提起的，不然一片好心又要讓她當作驢肝肺，且等有機會，向妳叔叔提一提。」

林依見她答應了，大喜，連忙又深深一福，謝她幫忙。

張仲微去過樓店務，就在張家酒店斜對面租下了一套一明一暗的上等房，以供楊氏居住，又在張家簡易廚房的隔壁租下了兩間下等房，一間女僕住，一間男僕住。

林依覺得張仲微如此安排十分妥當，正欲小聲誇他幾句，就聽見流雲嘀咕：「下等房怎麼只租了兩間，分明不夠住。我可是老爺的通房，怎能與小丫頭們混在一處。」

流雲一指頭戳到了她面上，罵道：「通房也是丫頭，並沒有委屈了妳。要想住單間，等當上了姨娘再抱怨吧。」

流雲罵的是流雲，可話裡話外都是在暗暗責怪張仲微辦事不力，沒給她這位姨娘單獨安排個住處。林依恨她蹬鼻子上臉，但楊氏沒出聲她也不好開口，只能狠狠瞪去一眼。

可偏偏楊氏就想聽她的意見，特意問道：「媳婦，妳說這新租的房子該如何安排？」

林依先解釋了一番，道：「新酒樓後面有個小院，等裝修完畢咱們便能搬進去，不必多租屋，花些冤枉錢。」

她這是替楊氏省錢，後者自然只有高興的，笑著點了點頭。

流霞聽過林依的話，本已將不善的目光投了過去，但一見楊氏的笑臉，馬上審時度勢，也跟著點起頭來。

林依才不管流霞心裡是怎麼想的，一個妾室與正頭娘子相比，哪怕高了一輩，仍是那腳下的泥，想要對著幹，只能說是不自量力。

她接著道：「丫頭們和姨娘都先委屈幾天，在一間房裡擠擠吧。娘年紀也大了，夜裡沒個人照料，我可放心不下，就叫她們四人夜裡輪流值夜吧。」

流霞自小跟著楊氏，做慣了值夜的差事，聞言倒沒什麼，但流雲卻從來沒值過夜，只曉得那是極辛苦的苦差事，臉上就露出不忿來。

楊氏假裝沒看見，只叫她們按照林依的分派，下去打掃屋子，鋪陳床臥。流霞最瞭解楊氏的脾性，一絲不滿也不敢再露出來，低眉順眼地謝過林依的安排，率先出去了。

流雲的城府卻要差上許多，在楊氏面前時還能忍住，但回到下等房就露出了本性，坐在床板上抱怨道：「我看二少爺與二少夫人都看咱們不順眼，分房間一事分明是他們兩口子串通好的，我就不信多租一間下等房能多花多少錢。」

流霞心裡也是這樣想的，認為張仲微兩口子並非勤儉，而是嫌她們分享了楊氏的錢，不然他們自己的下人僅有兩名，怎麼卻占了整整一間房？但她深知，凡是楊氏喜歡的人，就算她再不喜歡也得裝著喜歡，不然絕沒有好下場，楊氏對待張棟的女人可一向是心狠手辣的。

流雲還在抱怨個不停，流霞為了討楊氏喜歡，也為了藏住自己的真實想法，便上前把流雲從床上拽

了下來，喝道：「二少爺和二少夫人也是妳能抱怨的？給我跪下。」

流雲在衢州時比流霞受寵許多，楊氏待她也還不錯，因此她一點兒也不怕流霞，站直了身子，回嘴道：「妳以為妳是誰？同我一樣是個奴呢，就敢來罰我的跪？」

流霞理直氣壯道：「我是姨娘，乃半個主子，而妳只是個丫頭，我怎麼罰不得妳？」

流雲嗤道：「半個主子？那是咱們大夫人心好，與妳臉面，妳還當真了。」

流雲方才抱怨張仲微夫妻的話，讓楊氏聽了肯定生氣，流霞自認為抓住了流雲的小辮子，豈肯輕易放過，抓住她的胳膊，使勁朝前一帶，道：「妳不肯跪也成，同我見大夫人去。」

流雲方才講了些什麼她自己心裡很清楚，但小丫頭小墜子去取抹布了，屋內沒有第三人，她大可咬定是流霞誣陷她，因此雖有些心慌，卻不至於害怕。不過被拉扯著到楊氏面前去，不是什麼光彩的事，流雲可不願遂了流霞的意，拚命掙扎。

小墜子端著盆水進來，又將三塊抹布擺到桌上，但流霞與流雲只顧著扯來扯去，絲毫沒有要來打掃房間的意思，還時不時叫上兩聲：「小墜子快來幫忙。」

上等房和女僕的下等房加在一起足足有四間，打掃起來工作量不小，若要讓小墜子一人完成，她可不願意，但她不敢指使流霞和流雲，便匆匆趕往林依臥房，向楊氏告狀。

楊氏聽說流霞和流雲不顧規矩在打架，一點兒也沒生氣，甚至連處罰的話都沒講，只讓小墜子轉告那兩位：「在東京，咱們家是二少夫人當家，今後她們的月錢由二少夫人發放，若短了物事，也只管來找二少夫人。」

小墜子記下，跑回下等房，將楊氏的話轉述。流雲一聽，只覺得雙膝發軟，不等流霞推她，自個兒就跪下了。

流霞慶幸自己沒同流雲一樣亂抱怨，得意洋洋，道：「這下曉得厲害了？看日後二少夫人怎麼收拾